

歐陽全集

百八之十一

簡跋集古錄跋

漢書門			
一〇二一五	九	四	冊
九	函	架	類
四	冊	架	類

內閣文庫	
一〇二一五	九
四	冊
三九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10215
冊數	44 (34)
函號	315 48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I: Kodak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一百八

淺草文庫

箱十二首

與十四弟煥字大明七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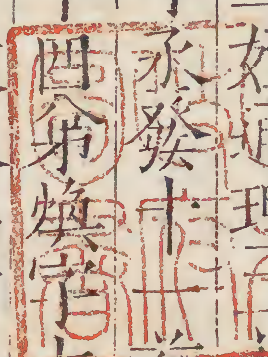
與十二姪通理一首 與十三姪奉職

與大寺丞發一首 與二寺丞奕

與十四弟煥字大明 皇祐二年

其啓仕宦多故久不附書冬寒計與諸眷安和某為人君年老多病未能一歸鄉里親拜墳墓祖墳更望與照管餘託鄭齋郎致意此外保愛不宣某書上十

四弟秀才閏月六日



又皇祐五年

某罪逆深重不自死滅禍罰上延太君以去年三月十七日有事攀號冤叫五内分崩不孝深蒼天罪逆深蒼天見在潁州持服昨者鄭齋郎自鄉中來得十四弟書知與骨肉奉親各安某為於潁州卜葬所以未及歸得只候服闕南歸相見書言回陂樹倒但勿令人斫伐為幸諸大小墳域且望更與掛意照管年歲間某歸相見餘不多言今因嗣立人回奉此不具兄押書寄十四弟秀才四月七日 兗墨宣筆表遠信

又同前

十四弟秀才前者嗣立人力回曾附書及筆墨等想得達邇來暑熱上下各安某今者扶護太君靈柩歸葬先遣嗣立歸凡有可幹事為嗣立少心力吾弟且與同共勾當相見不遠秋熱好將息不次某書白十四弟七月十五日

又同前

十四弟昨自扶護南歸得相見庶事頗相牽率自別計安諸姪亦計無恙某初十日已至家一行如常但憂墳塋惟託勤為照管諸已面諭更不言也此外教

諸姪為學各令謹慎為佳時寒好將攝因人頻附書
來言墳頭子細是切不具凡某書送十四弟

又皇祐六年是歲二月改至和元年

十四弟別後計與諸眷各安自離吉水後未嘗得來
書中間景歸曾有書必達八郎近寄信來回陂門垣
及水道並已改了不知是否因書言及今因寒食遣
人力去上墳望與至少卿墳頭一轉為地遠只附錢
去與買香紙酒等澆奠小叔西街小大郎諸骨肉並
與伸意前曾附書更不寫書也更附錢五百文與回
陂墳頭張旺取伊一領狀封來仍指揮伊修蓋墻垣

看鎖門戶千萬千萬如有事書中細與言來春暄各
好將息不次兄押書送十四弟

又至和二年

書寄十四弟秀才久別計安樂吳榮來得書回陂墳
所必與照管今因寒食令人力蕭及去上墳將錢伍
伯省請與買酒食去澆奠回陂墳并與覷當垣墻門
戶錢一索與看墳張旺仍指揮伊覷當樹木及取領
狀一紙來春暖好將息不具兄押書白十四弟秀才

二月四日

外封題云書附吉州小市三院巷兄翰林

班院其今其交孫名鈞龜常請

鄉舉尚居北巷初藏公之真蹟

又嘉祐元年

人力來得書知骨肉並安深慰深慰為今春使契丹
寒食不曾遣得人往墳所吾弟並與到諸墳深感深
感脩見乞洪州亦只為先墳也未得間恐吾弟因出
入且為照管兄押書送十四弟四月十五日

與十二姪通理

皇祐四年任
象州司理

自南方多事以來日夕憂汝得昨日遞中書知與新
婦諸孫等各安守官無事頓解遠想吾此哀苦如常
歐陽氏自江南歸明累世蒙朝廷官祿吾今又被榮
顯致汝等並列冠裳當思報効偶此多事如有差使

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榮事但
存心盡公神明亦自祐汝慎不可思避事也昨書中
言欲買朱砂來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
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物外不曾買一物汝可
安此為戒也已寒好將息不具吾書送通理十二郎

又

承示近文祇如此作得也但古詩中時復要一聯對
屬尤見工夫并門當因書言去昔選人有陳竒者舉
上十六人仁宗見其未嘗歷選調特旨不改官以戒
馳騫者初官宜少安之

與十三姪奉職 皇祐五年

奉職自赴任不曾得書到官下想安來汝孤寒曾受
辛苦知道官職難得每事當思愛惜守廉守貧慎行
財保此寸祿而已十四郎今却令回此子自縣中來
見其衣裝單薄汝只親兄弟兩人今食祿庶事宜均
給更且戒約勿令出入無事令學書識取些字從來
失教訓是事不會男子如此何以養身今遣人去知
府舍人處求太君墓誌若此人將得來即更不言若
未得來即汝因事至府中面告言吾令汝請文字且
與請取求的便附來春寒好將息不具吾押送十二

奉職 正月十四日

十四郎此中與綿襖子兩領并

裹纏錢三索省只十七八程可到恐伊別亂破錢也

與大寺丞發 治平四年

王澤與書未行間孫宗古來得汝書知與幼小各安
甚寬憂想惟真所傳神改了甚善梅都官者必已盡
了所是韓孟惟真既言自有本便可畫也須是四燈
頭面髻鬚一般大小方好看且傳語催伊早畫了才
到毫便去取也押付發 宅圖且勿與看 梅須亦
帶接離不狀帶楮冠子但取好畫隱士帽亦好

又 同前

吾二十五日離穎二十八日一行平安至亳初二日
上事臨離穎時累有書去約汝於遞中發書今先至
亳及至此兩日杳不得一字何故何故以此不無憂
想不知爾來汝與諸幼各安樂否迎孫婆孫入夏來
長進否婆孫瘡痍較未不瘦否此吾日夕所念也今
專遣急脚子去勾當將來山陵發引排祭一事汝宜
用心速與間當早令回報蓋慮後時難辦也其餘事
更三兩日黃清去別有書也此外夏熱汝與諸幼各
好將息遞中頗發一書來不必須候專人也五月二
十九日至亳後第一書押付發 今令急脚子計會

王昌及杜延禧問當進奏官及轉問北京定州進春
官前次仁宗山陵發引時此京定州排祭用何儀式
其祭前排列明器人物等用多少數日祭食味數贈
作錢馬數日並令一一問取今體例來今別具畫一
劄子汝速召王昌杜延禧令體問早令此急足回來
要作準備如杜延禧短使即令王昌用心勾當不管
悞事此急脚子回時買明黃羅一疋附來

又 同前

初三日遣急脚子發到亳後第一書為問山陵致祭
事書必已到此中兩日內却併得遞中來者兩書知

汝與諸幼各安只是聞得婆孫患臟腑後甚煩惱蓋
孩兒三好兩惡已多時且須用心調理及知道妳子
亂喫物道不得但何道候到亳州 你不得迎子何
不與青黛丸喫此是汝小時服之得効者前時王澤
附去者豆蔻丸亦是汝輩患臟腑時得効者可與婆
孫喫醫人藥中用黃連甘草者與兒喫此中日夕惟
是憂煩二孫過夏不易且喜汝今夏一成安樂然更
須慎食生冷吾自蔡河舟中大熟食生冷不節所以
到潁渴淋復作賴肉誠不及京師乍從京師來誠不
好及食之日久亦不覺酒則絕佳於舊日巨魚鮮美

鰕蟹極多皆他郡所無以至水泉蔬菓皆絕好諸物
皆賤閑居之樂莫此若也吾此只爲一歲計不候宅
成只候買得材料便決去躬親蓋造必更精潔也此
郡閑僻來去間足以願養孀瘦及食少心頭氣滿與
其餘並如在京時汝可勿憂黃清李德今並遣回餘
事當續附書此外夏熱汝曹各好將息稍無人便即
於遞中附書千萬六月七日第二書付發押 王昌
令買明黃羅一疋白生羅二疋已指揮與也要知要
知 七郎得書知在京安樂且與頻照管 山陵致
祭紙錢贈作駝馬等此中可造惟是祭前排立人物

此中做不得須令王昌及早商量定令人家依數做
下準備使用不可悞事也 箔場近日如何般墮并
出買如何也向後可熬折欠此事常宜用心 王昌
處米麥絹錢索足未今並在任何處收附所云趙祐請
米又是何米後信子細說來出京時舊曆上未請物
數令王昌錄一本來仍開說後來已請見今未請
惟真處畫四本總了便與附來 黎直講并彭州劉
比部書並早與附達見吳省副再三伸意續有書也
近日群議如何謝上表到後莫有云云否因的書中
略說來不妨曾學士書汝去相看自送與

又洞前

十八日王昌等到得汝書并寄來生日信物依數並
領知汝與諸幼各安此中上下並如常汝可勿憂只
是聞得迎孫患痢甚憂得王昌來時書中只言稍減
次日送黃清急脚回書中並不言增減以此不能無
憂纔得婆孫稍安又却大姐患痢料得煎迫可知醫
人須着照管且頻與錢但於房錢內取及他事少錢
使但於房錢內隨多少取使不須先來問也只是分
明上曆記數與隨手印押夏陸二人或請一月米各
與五石昨送香合來依常年例各與酒一瓶侯威亦

與一瓶汝昨寄文字比舊甚進可惜中止已得塗轍
可以力進也吾此公事絕少渴已減但瘦少力及耳
聽漸重然未甚妨事皆可勿憂此後人便漸少但
過十日無人便發書即於遞中附一信來此外夏熱
各好將息六月二十三日押付發 頰酒二瓶且可
喫毫酒更不及團茶新舊三餅 紙請取一月九舅
作捉箔場亦須照管 排祭事已指揮王昌也只是
祭文不知用不用速與問如用時覓一箇本子寄來
蓋全不知體面也更是靈駕起時百官皆服初喪恐
代拜要孝衣更早孽盡 韓維龍圖昨因何出辭頰

求襄何故不得而得汝問冲卿便知書中報來待發
書往汝略要知爾 謝上表到多時因何不傳若傳
人言謂何及今諸事有何議論亦問冲卿便知子細
報來此中如井底 焦秘校所論如何且頰與見彼
新自南來必載柴米來如無時速報來 曾學士處
國史送來足也未或未足早取令足報來

又 熙寧四年

昨晚令此防送兵士將書去今早果是送汝兵士回
得汝書知到頰安樂頰解千萬憂想自此三五日因
人或縣遞頰附一信來也他事若漸有次緒亦言來

謝大伯花園與漕口莊帳曾問當未花園目見如果可買亦緩爲之莊難看勿憑說者切在子細也吾今日已在假餘事續書言去二月二十三日押所云州官來則復謁思之未便如倅幕縣宰湏一先謁常禮不可闕也寫書了又思得此助役事方欲議行人戶驚騷見說類亦如此旦夕得安撫文移陝西軍賊撲滅已多其餘些小潰散更俟續報若一成定揀則過聖節可陳乞爾恐知恐知二哥一向不得書憂損憂損吾却且視事蓋不請假亦自可下表在毫時知此也此中吳寺丞久不安似虛勞恐知恐知

又同前

近送配軍人行有書去必到尋而急足回得汝書知在穎安樂甚慰甚慰數日無書去爲等姚都官行然家中上下安樂別無事可勿憂吾在告已十餘日二哥自京有書來言自家求休退都下別無議論西事亦不如傳聞別無警急但一二相愛者恐時方惡人求退懼有不如意事爾若止如此苦無可卹三五日欲遂入削爾恐知恐知候入削了去報也韋保屋必已下手也如前所說甚好只是郭天錫不可專委湏自掛心韋保屋了汝且謀歸要去時却去此中近故

也州官盡曾看否且與周旋續思頌詩何為却不刻
石問得言來更數事別有畫一向熟好將息頌附書
歸三月五日押付大哥 襄州酒二瓶不甚好但少
勝頌爾少喫發風物酒亦少飲千萬千萬科場尚遠
勿甚勞也

又同前

初六日姚都官行令急足隨去附書并酒計昨日已
到也前日揚嬰入州得汝書并信物等並足知汝在
彼安樂甚慰此中內外並如常吾在假已十七八日
表并劄子寫下數日遷延未發今日待發凌晨忽聞

邊事警急又却未敢發然素計蹉跌身心躁撓無地
自容蓋悔恨者去就之計不能自決若去秋在頌便
陳乞安有今日之悔到蔡又直遲疑至今是自家做
得今欲歸咎何人然昨為黎教授云云遂陷惑至此
初八日決已發表封遞角次又得黎書切怪在假仍
戒勿輕發遂又遲疑信知是一冤家冤家邊事未有
涯自家退計杳未有也汝書言待蓋草堂并庵此不
急之務不是汝去時宜定且只修房錢緊急因何又
却及此吾此書到切更勿議蓋也那取人工物料錢
物等候韋保屋修了更修取此房錢緊急處千萬千

萬今此書只為言此一事切聽切聽此外好將息頻
附書歸三月十一日押付發 謝家園子前書已言
去莊帳子不要今却附去致莊之說且已候汝歸細
議也有說有說

又同前

劉宗去後防送人回得汝書知汝在彼安樂甚慰只
是知二十三日方卓立韋家屋子約湏一月方了不
知汝甚時歸得本望聖節前到家爾兼漸向熱宜且
歸也此中上下並安可勿憂吾已出廳五六日本為
西賊驚傳今得諸處關報皆云招提潰散無多也吾

之進退自此以後自決於心如事從容希恩禮悠悠
之談相悞至此也劉宗去時書中事甚詳此更不多
言文論并詩頗作甚好惟愈熟則工矣青州兩料職
租不久來當盡送去修房錢也恐知云遣郭天錫日
望其來此外好將息三月廿五日押送大哥 二哥
此中亦久不得書可恠可恠

又同前

前日兩步闕兵士防送行有書并掩子必到今日蔡
州大風微雨料寒思汝數日前盡將綿衣寄歸不知
彼中陰晴與此同否憂汝驟寒都無綿衣吾與孃憂

心不能安今立走急足送綿衣去急足到立便令回
或汝歸時帶來亦得未歸先遣回亦得餘事前書已
說也好將息四月九日押送大哥

又同前

近兩步闕押賣藥人去有書續又專遣急足送綿衣
去有書計皆已到今日郭順來得汝書知在彼安樂
甚解憂想此中老幼各安可勿過憂蔡人今歲絕不
疾疫但寒暑不常昨初九日大風寒所以專令送綿
衣去及問郭順乃云九日潁州大熱方解憂心郭順
云修造有次第汝欲二十頭可歸然不知何故更人

郭天錫先歸也累書去問汝歸日皆不言孃甚恠然
幸業了其餘小者可委劉宗大者必下乎未得也此
中亦自有事要汝歸面議此書到千萬且歸他事前
書已詳餘好將息四月十二日晚押送大哥 二哥
十頭出京三五日到家恐知恐知

又同前

前日吳延平來得汝書知安樂近郭天錫來後便遣
兵士作子等去望人到汝便離潁至今已八九日並
無息耗不免憂疑蓋潁蔡深夏不免人多不安故也
此中內外甚安吾十九日已入却致仕文字若近爾

一削便允則旦暮間便有命尤要汝歸故更遣急足
去如人到尚未起來即速且歸韋業已了只是屋下
生活可委劉宗其餘前書已言候汝歸商量也所是
準備吾歸賴之計今更未暇汝但且歸此中旦夕專
望路中好將息四月廿六日午時押付發

與二寺丞奕

熙寧三年

自聞汝失意便遣郭順去接汝次日又遞中附書去
方憂悶次今日劉王自京來得汝八日書稍知動靜
若至穎見了大哥便先歸則今應已在路得失常事
命有遲速汝必會得應不甚勞心却是旅中不如意

漸熱難行故未免愛想若此書到尚在穎則且先歸
為孃切要見汝蓋憂汝煩惱也汝切寬心求安如過
亳州只約黎曹二君南臺相見勿入城千萬千萬此
外路中好將息此急脚子如路中逢見便帶取回一
路使喚二月二十六日押付二哥奕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一百八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一百八

七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一百九

雜題跋

書李翱集後

書梅聖俞蒙後

書春秋繁露後

書韋應物西澗詩後

書中厚居士墓銘後

讀裴寂傳

書梅聖俞河豚魚詩後

書三絕句詩後

跋晏元獻公書

跋李西臺書二首

跋李翰林昌武書

題薛公期畫

跋杜祁公書

跋永城縣學記

書荔枝譜後

跋學士院題名

跋茶錄

跋觀文王尚書舉正書

跋學士院御詩

跋薛簡肅公奎書

跋醉翁吟

題青州山齋

跋三絕帖

書李翱集後

予爲西京留守推官得此書於魏君書五十篇予嘗
讀韓文所作哀歐陽詹文云詹之事既有李翱作傳
而此書亡之惜其遺闕者多矣

書梅聖俞藁後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
可以感於心歡快惻愴可以察於聲五聲單出於金
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聲節其
廉肉而調其律呂如此者工之善也今指其器以問
於工曰彼篳者篳者堵而編執而列者何也彼必曰
鼗鼓鐘磬絲管干戚也又語其聲以問之曰彼清者
濁者剛而奮柔而曼行者或在郊或在廟堂之下而
羅者何也彼必曰八音五聲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
者舞也其聲器名物皆可以數而對也然至乎動盪
血脉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

手足鼓舞之所然問其何以感之者則雖有善工猶不知其所以然焉蓋不可得而言也樂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於心應於手而不可述之言也聽之善亦必得於心而會以意不可得而言也堯舜之時夔得之以和人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師襄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爲樂官理國家知興亡周衰官失樂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歲間未聞有得之者其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既不得泄於金石疑其遂獨鍾於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尚能歌之爲詩古者登歌清廟大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有詩以

道其風土性情至於投壺饗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情而爲賓樂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子建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時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理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絕焉今聖俞亦得之然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略若其似春凄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而轉其辭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斯固得深者邪其感人至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邪余嘗問詩於聖俞其

聲律之高下文語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
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將以心得意會而未
能至之者也聖俞久在洛中其詩亦往往人皆有之
今將告歸余因求其橐而寫之然夫前所謂心之所
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聽之不相語而意相知也余
今得聖俞之橐猶伯牙之琴絃乎

書春秋繁露後

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所著書百餘篇第云清明竹
林玉杯繁露之書蓋略舉其篇名今其書纔四十篇
又總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也予在館中校勘羣書
見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亂重複又有民間應募獻書
者獻三十餘篇其間數篇在八十篇外乃知董生之
書流散而不全矣方俟校勘而予得罪夷陵秀才因
文初以此本示予不暇讀明年春得假之許州以舟
下南郡獨卧閱此遂誌之董生儒者其論深極春秋
之旨然惑於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牽於其師
之說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惜哉惜哉

書韋應物西澗詩後

右唐韋應物滁州西澗詩今州城之西乃是豐山無
所謂西澗者獨城之北有一澗水極淺遇夏潦漲溢

但為州人之患其水亦不勝舟又江潮不至此豈詩
家務作佳句而實無此耶然當時偶不以圖經考正
恐在州界中也聞左司郭員外新授滁陽欲以此事
問之

書中厚居士墓銘後

東南固多學者而徐氏尤為大族其子弟從予學者
往往有聞于時視其子弟則可知其父兄之賢也廬
陵歐陽脩書

讀裴寂傳

予嘗與尹師魯論自魏晉而下佐命功臣皆可照絕

以此貳心舊朝叶成大謀雖曰忠於所事而非人臣
之正也及讀裴寂傳迹其終始良有以哉始寂為晉
陽宮監私以宮人饋高祖因見親暱可謂貳隋矣及
太宗以博奕陷之遂開義師之謀卒成唐室武周為
寇請行自敗不即就誅者非特佐命有功豈非曩時
私狎之恩哉坐交沙門法雖免官見放復有所陳太
宗數之曰計公勲庸不至於此數以武德時政之繆
皆歸其人又聞妖言不自明乃欲殺人滅口遂被流
放列其四罪貸不致理蓋由進身之私恩衰即敗也
韓彭之功猶終不保况寂也哉

書梅聖俞河豚魚詩後

予友梅聖俞於范饒州席上賦此河豚魚詩余每體中不康誦之數過輒佳亦屢書以示人爲奇贈翰林東閣書

書三絕句詩後

前一篇梅聖俞詠泥滑滑次一篇蘇子美詠黃鸝後一篇余詠畫眉鳥三人者之作也出於偶然初未始相知及其至也意輒同歸豈非其精神會通遂暗合耶自二子死余殆絕筆於斯矣翰林東閣書

跋晏元獻公書

右觀文殿大學士兵部尚書晏元獻公二帖公爲人真率其詞翰亦如其性是可佳也

跋李西臺書

嘉祐三年三月晦日和叔携以過余因得覽之不能釋手嗟今之人清尚如西臺君者何少也遂書其後而還之

同前

李公爲人端重清方爲當時所重不徒愛其筆蹟也嘉祐三年三月晦日脩題

跋李翰林昌武書

昌武筆畫迺峻蓋欲自成一家宜其見稱於當時也
脩覽其書知此道寂寞久矣嚮時蘇梅二子以天下
兩窮人主張斯道一時士人傾想其風采奔走不暇
自其淪亡遂無復繼者豈孟子所謂折枝之易第本
為邪覽李翰林詩筆見故時朝廷儒學侍從之臣未
嘗不以篇章翰墨為樂也

題薛公期畫

善言畫者多云鬼神易為工以謂畫以形似為難鬼
神人不見也然至其陰威慘淡變化超騰而窮奇極
怪使人見輒驚絕及徐而定視則千狀萬態筆簡而
意足是不亦為難哉此畫雖傳自妙本然其筆力精
勁亦自有嘉處嘉祐八年仲春旬休日竊覽而嘉之
題還薛公期書室廬陵歐陽脩題

跋杜祁公書

右杜祁公墨蹟公當景祐中為御史中丞時余以鎮
南軍掌書記為館閣校勘始登公門遂見知獎後十
五年余以尚書禮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都
公已罷相致仕于家者數年矣余歲時率僚屬候焉
起居見公福壽康寧言笑不倦歲餘予遭內艱去居
于穎服除來京師蒙恩召入翰林為學士與公書問

往還無虛月又二歲公以疾薨于家予既泣而論次
公之功德而銘之又集在南都時唱和詩爲一卷以
傳二家之子孫又發篋得公手書簡尺歌詩類爲十
卷而藏之余與時寡合辱公之知久而愈篤宜於公
有不能忘矧公筆法爲世楷模人人皆寶而藏之然
世人莫若余得之多也嘉祐八年六月晦日

跋永城縣學記

唐時執筆之士工書者十八九蓋自魏晉以來風流
相承家傳少習故易爲能也下逮懿僖昭哀衰亡之
亂宜不暇矣接乎五代四海分裂士大夫生長干戈

於積屍白刃之間時時猶有以揮翰馳名於當世者
豈又唐之餘習乎如王文秉之小篆李鄂郭忠恕之
楷法楊凝式之行草至於羅紹威錢俶皆武夫驕將
之子酣樂於狗馬聲色者其於字畫亦有以過人及
宋一天下於今百年儒學稱盛矣唯以翰墨之妙中
間寂寥者久之豈其忽而不爲乎將俗尚苟簡廢而
不振乎抑亦難能而罕至也蓋久而得三人焉嚮時
蘇子美兄弟以行草稱自二子亡而君謨書特出於
世君謨筆有師法真草惟意所爲動造精絕世人多
藏以爲寶而予得之尤多若荔枝譜永城縣學記筆

畫无精而有法者故聊誌之俾世藏之知余所好而
吾家之有此物也廬陵歐陽某書嘉祐八年歲在癸
卯中元日

書荔枝譜後

善爲物理之論者曰天地任物之自然物生有常理
斯之謂至神圓方刻畫不以智造而力給然千狀萬
態各極其巧以成其形可謂任之自然矣而醜好精
麤壽夭多少皆有常分不有尸之孰爲之限數由是
言之又若有爲之者是皆不可詰於有無之間故謂
之神也牡丹花之絕而無其實荔枝果之絕而非名

花而兼天有感於二物矣是孰尸其賦予邪然斯二
者雖不兼物之美故各得極其精此於造化不可知
而推之至理宜如此也余少遊洛陽花之盛處也因
爲牡丹作記君謨閩人也故能識荔枝而譜之因念
昔人嘗有感於二物而吾二人者適各得其一之詳
故聊書其所以然而以附君謨譜之末嘉祐八年七
月十九日廬陵歐陽脩題

跋學士院題名

余嚮在翰林七年嘗以謂宰輔有任責之憂神仙無
爵祿之寵既都榮顯又享清閑而兼有人天之樂者

惟學士也自頃以來叨被恩私俾參政論力疲矣而
勤勞不得少息心衰矣而憂患浩乎無涯却思玉堂
如在天上偶因發篋開覽題名不覺慨然遂書於此
嘉祐八年中秋日

熙寧四年正月二十九日載覽至却思玉堂如在
天上之語因思余作內制集序亦為此語英宗皇
帝嘗加稱賞為之泫然感涕不能止也六一居士
書

跋茶錄

善為書者以真楷為難而真楷又以小字為難義
以來遺迹見於今者多矣小楷唯樂毅論一篇而已
今世俗所傳出故高紳學士家最為真本而斷裂之
餘僅存者百餘字爾此外吾家率更所書溫彥博墓
銘亦為絕筆率更書世固不少而小字亦止此而已
以此見前人於小楷難工而傳於世者少而難得也
君謨小字新出而傳者二集古錄日序橫逸飄發而
茶錄勁實端嚴為體雖殊而各極其妙蓋學之至者
意之所到必造其精予非知書者以接君謨之論久
故亦粗識其一二焉治平甲辰

古之善書者必先楷法漸而至於行草亦不離乎

楷正張芝與旭變怪不常出乎筆墨蹊徑之外神
逸有餘而與羲獻異矣襄近年粗知其意而力已
不及烏足道哉此蔡忠惠公所題

跋觀文王尚書舉正書

右觀文學士尚書王公字伯中清德之老也余晚接
公遊愛其為人未幾公以病卒因錄其遺迹而藏之
實思其人不獨玩其筆也天聖中公與謝絳希深黃
鑑唐卿修國史余為進士初至京師因希深始識公
而未接其遊後三十年余為翰林學士公以書殿兼
職經筵始得竊從公後故得公手筆不多嗚呼天聖

之間三人者皆一時之選今皆亡矣其遺迹尤可惜
矧公素以書名當世也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書

跋學士院御詩

列聖御製刻石龕在玉堂北壁扁鏤甚嚴至和元年
秋余初蒙恩召為學士嘗因事獨對便殿先帝密諭
將幸玉堂及欲如祖宗時夜召學士因問唐朝故事
余奏曰唐世學士以獻替為職業至於進退大臣常
參密議故當時號為內相又謂之天子私人其職在
禁近故唐制學士不與外人交通比來選用非精致
上恩禮亦薄漸見疎外無異百司若聖君有意崇獎

則當漸修故事予遂退而建言不許私謁執政時人
喧然共以為非蓋流俗習見近事不知學士為禁職
舊制不通外人也真宗時劉子儀當直既不為丁晉
公草制明日晏元獻公入直劉見晏來遽趨以出相
遇不揖掩面而過蓋當時學士猶交直也近時當直
者多不宿宿者暮入晨出玉堂終日闐然吏人共守
空院而已職隳事廢已久自朝廷近臣皆不知故事
流俗不足怪也因覽刻石遂并記之于後治平元年
清明日

院中名畫舊有董羽水僧巨然山在玉堂後壁其

後又有燕肅山水今又有易元吉猿及獾皆在屏
風其諸司官舍皆莫之有亦禁林之奇玩也余自
出翰苑夢寐思之今中書樞密院惟內宴更衣則
借學士院解歇每至徘徊畫下不忍去也

跋薛簡肅公奎書

右薛簡肅公詩并書其背乃天聖四年司農卿李湘
門狀是歲丙寅至今丁未實四十二年矣偶得於家
人篋中因標軸而藏之公之清節直道余既銘之而
有傳在國史此不復書治平四年閏月十八日

跋醉翁吟

余以至和二年奉使契丹明年改元嘉祐與聖俞作
此詩後五年聖俞卒作詩殆今十有五年矣而聖俞
之亡亦十年也閱其辭翰一為泫然遂軸而藏之熙
寧三年五月十三日

題青州山齋

吾常喜誦常建詩云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欲効
其語作一聯又不可得迺知造意者為難工也晚來
青州始得山齋宴息因謂不意平生想見而不能道
以言者乃為已有於是益欲希其髣髴竟爾莫獲一
言大前人為開其端而物景又在其目然不得自稱
其懷豈人才有限而不可彊將吾老矣文思之衰邪
茲為終身之恨爾熙寧庚戌仲夏月望日題

跋三絕帖

南唐澄心堂紙為世所珍今人家不復有曼卿詩與
筆稱雄於一時今亦未有繼者謂之三絕不為過矣
余家藏此蓋三十餘年熙寧壬子正月雨中記六一
居士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一百十

集古錄跋

古敦銘

毛伯敦銘

龔伯彝銘

伯庶父敦銘

韓城鼎銘

商維鼎銘

古器銘

同前

終南古敦銘

叔高父煮簋銘

周穆王刻石

敦匱銘

敦匡銘

張仲器銘

石鼓文

秦度量銘

秦昭和鐘銘

秦祀巫咸神文

之界山秦篆遺文

秦泰山刻石

秦嶧山刻石

同前

前漢二器銘

前漢谷口銅甬銘

前漢鴈足鎗銘

後漢西嶽華山廟碑

後漢樊毅華嶽碑

同前

後漢修西嶽廟復民賦碑

後漢北嶽碑

後漢無極山神廟碑

後漢桐柏廟碑

後漢殺阬君神祠碑

古敦銘

毛伯敦

龔伯彝

伯庚父敦

右毛伯古敦銘嘉祐中原父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為
 永興軍路安撫使其治在長安原父博學好古多藏
 古奇器物能讀古文銘識考知其人事蹟而長安秦
 漢故都時時發掘所得原父悉購而藏之以予方集
 錄古文故每有所得必模其銘文以見遺此敦原父
 得其蓋於扶風而有此銘原父為予考按其事云史
 記武王克商尚父牽牲毛叔鄭奉明水則此銘謂鄭
 者毛叔鄭也銘稱伯者爵也史稱叔者字也敦乃武
 王時器也蓋余集錄最後得此銘當作錄目序時但
 有伯匿銘吉日癸巳字最遠故敘言自周穆王以來

敘已刻石始得斯銘乃武王時器也其後二銘一得
盤屋曰龔伯尊彝其一亦得扶風曰伯庶父作舟姜
尊敦皆不知為何人也三器銘文皆完可識其列如
左右真蹟

毛伯敦銘

又
• 丌王各于匄
王曰龔答先王
又予祝△命

頌市同巽黃齋
皇孝
乃

釋文

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昭宮丁亥王格于宜射
毛伯入門位中庭右祝鄭王呼內史冊命鄭王曰
鄭昔先生既命女作邑
乃命錫女赤芾同冕齊黃纁旂用事鄭拜稽首敢
對揚天子休命鄭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鄭其鬻

壽萬年無疆于子孫孫未實用享薛尚功釋云惟

王在周邵宮丁亥王格于宜榭毛伯內門立中廷佑祝鄉王呼內史冊命鄉王曰鄉書先王既命汝作邑繼五邑祝今余惟唾京乃命錫汝赤帶彤冕齊黃鑿祈用事鄉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鄉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鄉其石壽萬年無疆于子孫孫未實用享

龔伯彝銘

𠄎止皇且益公父八。或曰皇美

𠄎曰豫𠄎𠄎𠄎其池𠄎其美彝疆

𠄎𠄎𠄎令其𠄎𠄎𠄎𠄎愈用合于命

釋文

漢作皇祖懿公文公武伯皇考龔伯尊彝其美

萬年無疆始其子子孫孫未實用享于

室薛尚功釋云漢作皇祖益公文公武伯皇考龔伯尊彝其美萬年無疆令終令命其子子孫享于宗室

伯庶父敦銘

𠄎二 𠄎戊寅𠄎𠄎𠄎𠄎𠄎𠄎王𠄎𠄎

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

釋文

惟二月戊寅伯庶父作王姑冊姜尊敦其未實用

薛尚功釋無為周餘同上

韓城鼎銘

欽定四庫全書

參王九月乙亥晉姜日余惟司
朕先姑君晉邦命不厭其寧至
鑿回德宣與非胡用鑿所呼辟
并鑿久矣勳策不秀鑿會常白
鑿非鑿子燕德非手函賚千四
三鑿文皮龍令里東補死征鑿
湯鑿用久吉金用止鑿鑿泉用
爾鑿中函鑿物君子鑿姜用鑿
鑿鑿鑿鑿鑿鑿鑿鑿鑿鑿鑿鑿鑿
用其用德吹保其孫子三鑿鑿鑿

右原甫既得鼎韓城遺余以其銘而太常博士楊南
仲能讀古文篆籀為余以今文寫之而闕其疑者原
甫在長安所得古奇器物數十種亦自為先秦古器
記原甫博學無所不通為余釋其銘以今文而與南
仲時有不同故并著二家所解以俟博識君子其之
如左 右真蹟

惟王九月乙亥晉姜日余惟司朕先姑君晉邦余
不○安寧至雖明德宣○我猷用○所辭辟○
○○剿虔不○○○○○呂寵我萬民嘉遺我錫鹵
賚千兩今法文侯○○○○○征綏○○堅父

吉金用作寶尊鼎用康頤安懷遠邦君子晉姜用
斲○○麋壽作惠○亟萬年無疆用德峻保其孫
子三壽是利

右原父所寫如此

佳惟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佳惟司嗣享朕先姑

君晉邦余不昷者今者敢安寧萃經淮錫離明德宣

仰疑御省我酬用嚳厚辟姪疑母字彗久光刺虔

不余疑遂字讀為墜讀諸讀豐享享自所管我萬民剋遠

我亟疑易字函或胃字賚千兩勿瀆文矣頤令畢疑

字聿疑母字貫徧通刑征繇疑湯驪飯受久吉金

用亡作寶尊鼎用康頤疑而受讀為襄繆切君

子晉姜用斲疑所字所字繇疑讀為眉字舊山策象為

亟極萬季無疆強用高享用德吮疑允你函其孫

子三壽是利

右嘉祐己亥歲馮掖有得鼎韓城者摹其款識于

石樂安公以南仲職典書學命釋其字謹按其銘

蓋多古文奇字古字自漢世知者已稀字之傳者

賈逵許慎輩多無其說蓋古之事物有不與後世

同者故不能盡通其作字之本意也其不傳者今

或得於古器無所依據難以臆斷大抵古字多省

借讀為祈近嘗有得敦藍田者二銘皆有用斲萬
蒼之文故知然也 釁今幡為許刃而釁芑之釁
音用之為聲詩鳧鷖 在釁又省為疊易繫辭釁
又讀如尾釁門尾眉聲相近又古者字音多與今
異徐鉉所謂如自亦音香釁亦音 豈釁眉古亦同
門乃亦音仍他皆倣此是也 音歟秦鐘銘亦有釁蒼字故釁疑為眉 為者母
猴也从爪而象其形故象為為 眈字字書所無
而於文執宐為允蓋用𠂔省聲也他字不可識者
猶十一二與其偏旁之異者若𠂔𠂔𠂔之類
皆今所不傳以小篆參求之不能彷彿以今按之

其間或當時書者鑄器者不必無謬誤矣姑盡
學以塞公命云尔

嘉祐壬寅冬十月太常博士知國子監書學豫
章楊南仲識

嘗觀石鼓文愛其古質物象形執有遺思焉及得
原甫鼎器銘又知古之篆字或多或省或移之左
右上下惟其意之所欲然亦有工拙秦漢以來裁
歸一體故古文所見者止此惜哉治平甲辰正月
莆陽蔡襄

商雒鼎銘 真蹟

右商雒鼎銘者原甫在長安時得之上雒其銘云維
十有四月既死霸王在下都雒公誠作尊鼎用追享
丁于皇且考用氣麋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
雖公不知為何人原甫謂古丁寧通用蓋古字簡略
以意求之則得爾而蔡君謨謂十有四月者何原甫
亦不能言也治平元年中伏日書

古器銘

鐘銘二

金器銘一

字疑非金

右古器銘六余嘗見其二曰甗也寶龢鐘也太宗皇
帝時長安民有耕地得初甗初無識者其狀下為鼎
三足上為方甗中設銅算可以開闔製作甚精有銘

在其側學士句中正工於篆籀能識其文曰甗也
藏于祕閣余為校勘時常閱于祕閣下景祐中修天
樂治工給銅更鑄編鐘得古鐘有銘于腹因存而不
毀即寶龢鐘也余知太常禮院時嘗於太常寺按樂
命工叩之與王朴夷則清聲合初王朴作編鐘皆不
圓至李照等奉詔修樂皆以朴鐘為非及得寶龢其
狀正與朴鐘同乃知朴為有法也嘉祐八年六月十
八日書 右真蹟

同前

綏和鐘

寶盃

寶敦

右古器銘四尚書屯田員外郎楊南仲為余讀之其

一曰緩和林鐘其文磨滅不完而字有南仲不能識者其二曰寶盃其文完可讀曰伯玉般子作寶盃其萬斯年子子孫孫其永寶用其三其四皆曰寶敦其銘文亦同曰惟王四年八月丁亥散季肇作朕王母弟姜寶敦散季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蓋一敦而二銘余家集錄所藏古器銘多如此也治平元年七月十三日以服藥假家居書 右真蹟

十日孟饗攝事太廟齋宮書 右真蹟

終南古敦銘

右終南古敦銘大理評事蘇軾為鳳翔府判官得古器於終南山下其形制與今三禮圖所畫及人家所藏古敦皆不同初莫知為敦也蓋其銘有寶尊敦之文遂以為敦爾 右集本

叔高父袁簋銘

叔高父袁簋銘
此蓋銘

右煮簋銘

此腹銘

右煮簋銘曰叔高父作煮簋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原父在長安得此簋於扶風原甫曰簋容四升其形外方內圓而小壻之似龜有首有尾有足有甲有腹今禮家作簋亦外方內圓如其形如桶但於其蓋刻為龜形與原甫所得真古簋不同君謨以謂禮家傳其說不見其形制故各存實亡原甫所見可以正其繆也故并錄之以見君子之於學貴乎多見而博聞也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

右真蹟

周穆王刻石

右周穆王刻石曰吉日癸巳在今贊皇壇山上壇山在縣南十三里穆天子傳云穆天子登贊皇山以望臨城置壇此山遂以為名癸巳誌其日也圖經所載如此而又別有四望山者云是穆王所登者據穆天子傳但云登山不言刻石然字畫亦奇怪土人謂壇山為馬蹬山以其已字形類也慶曆中宋尚書祁在鎮陽遣人於壇山模此字而趙州守將武臣也遽命工鑿山取其字龕于州廨之壁聞者為之嗟惜也治平甲辰秋分日書

右真蹟

敦匣銘

周姜寶敦

張伯煇

右伯冏敦銘曰伯冏父作周姜寶敦用夙夕享用斷
萬壽尚書冏命序曰穆王命伯冏為周大僕正則此
敦周穆王時器也按史記年表自厲王以上有世次
而無年數共和以後接乎春秋年數乃詳蓋自穆王
傳共孝懿夷厲五王而至于共和自共和至今蓋千
有九百餘年斯敦之作在共和前五世而遠也古之
人之欲存乎久遠者必託於金石而後傳其湮沉埋
沒顯晦出入不可知其可知者久而不朽也然岐陽
石鼓今皆在而文字剝缺者十三四惟古器銘在者
皆完則石之堅又不足恃是以古之君子器必用銅

其不為燥濕寒暑所變為可貴者以此也古之賢
臣名見詩書者常為後世想望矧得其器讀其文器
古而文奇自可寶而藏之邪其後張伯匱銘曰張伯
作煮匪其子子孫孫永寶用張伯不知何人也二銘
皆得之原父也 右集本

敦匠銘 伯冏敦 張仲匠

嘉祐六年原父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為永興軍路安
撫使其治在長安原父博學好古多藏古奇器物而
咸鎬周秦故都其荒基破冢耕夫牧兒往往有得必
購而藏之以余方集錄古文乃模其銘刻以為遺故

用 用 𨾏 鄉 饗 太 大 正 正 音 商 王 王 寶

寶 寶 𨾏 饗 鼎 子 召 𨾏 𨾏 飲

𨾏 張 𨾏 𨾏 受 𨾏 無 𨾏 𨾏 福

𨾏 𨾏 𨾏 𨾏 飲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張 中 𨾏 𨾏 萬 𨾏 𨾏 𨾏

或銘雖四而文則一今類轉注偏傍之
或異者分注釋文四十一字於其下

𨾏 張 中 𨾏 𨾏 作 𨾏 寶 𨾏 𨾏 𨾏 𨾏

止 之 金 錢 𨾏 飲 𨾏 𨾏 𨾏 𨾏 飲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黃 黃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米 用 用 𨾏 𨾏 饗 大 大 正 正 音

王 王 寶 寶 饗 饗 具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張 𨾏 𨾏 𨾏 𨾏 受 𨾏 𨾏 𨾏 𨾏 福

𨾏 必 𨾏 友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寶

𨾏 張 中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薛尚功編彝彙款識有此
釋文五十一字附見于此

右張仲器銘四其文皆同而轉注偏傍左右或異蓋
古人用字如此爾嘉祐中原父在長安獲二古器於
藍田形制皆同有蓋而上下有銘甚矣古人之為慮
遠也知夫物必有弊而百世之後埋沒零落幸其一

在尚冀或傳爾不然何丁寧重複若此之煩也詩六月之卒章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蓋周寧王時人也距今實千九百餘年而二器始復出原甫藏其器予錄其文蓋仲與吾二人者相期於二千年之間可謂遠矣方仲之作斯器也豈必期吾二人者哉蓋久而必有相得者物之常理爾是以君子之於道不汲汲而志常在於遠大也原甫在長安得古器數十作先秦古器記而張仲之器其銘文五十有一其可識者四十一具之如左其餘以俟博學君子

石鼓文

右石鼓文岐陽石鼓初不見稱於前世至唐人始稱之而韋應物以為周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爾韓退之直以為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十先時散棄于野鄭餘慶置于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廼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余所集錄文之古者莫先於此然其可疑者三四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在其距今未及千歲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表日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實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

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真蹟在者惟此而已然自漢已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書最多其志所錄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鼓遺近錄遠不宜如此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傳記所載古遠竒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况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知為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書籍粗備豈當時猶有所見而今不見之邪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余姑取以為信爾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廬陵歐陽某記

祐八年六月十日書 右真蹟

秦度量銘

右秦度量銘二按顏氏家訓隋開皇二年之推與李德林見長安官庫中所藏秦鐵稱權傍有鐫銘二其文正與此二銘同之推因言司馬遷秦始皇帝本紀書丞相隗林當依此銘作隗狀遂錄二銘載之家訓余之得此二銘也迺在秘閣校理文同家同蜀人自言嘗遊長安買得二物其上刻二銘出以示余其一乃銅錢不知為何器其上有銘循環刻之乃前一銘也其一乃銅方版可三四寸許所刻乃後一銘也考

其文與家訓所載正同然之推所見是鐵稱權而同
所得乃二銅器余意秦時茲二銘刻於器物者非一
也及後又於集賢校理陸經家得一銅版所刻與前
一銘亦同益知其然也故并錄之云嘉祐八年七月
十日書石真蹟

秦昭和鐘銘

右秦昭和鐘銘曰秦公曰不顯朕皇祖受天命奄有
下國十有二公按史記秦本紀自非子邑秦而秦仲
始為大夫卒莊公立卒襄公文公寧公出公武公德
公宣公成公穆公康公共公桓公景公相次立太史

公於本紀云襄公始列為諸侯於諸侯年表則以
仲為始今據年表始秦仲則至康公為十二公此鐘
為共公時作也據本紀自襄公始則至桓公為十二
公而銘鐘者當為景公也故並列之以俟博識君子
治平元年二月社前一日書石真蹟

秦祀巫咸神文

右秦祀巫咸神文今流俗謂之詛楚文其言首述秦
穆公與楚成王事遂及楚王熊相之罪按司馬遷史
記世家自成王以後王各有熊良夫能道熊槐熊元
而無熊相據文言穆公與成王盟好而後云倍十八

世之詛盟今以世家考之自成王十八世為頃襄王而頃襄王名橫不名熊相又以秦本紀與世家參較自楚平王娶婦於秦昭王時吳伐楚而秦救之其後歷楚惠簡聲悼肅五王皆寂不與秦相接而宣王熊良夫時秦始侵楚至懷王熊槐頃襄王熊橫當秦惠文王及昭襄王時秦楚屢相攻伐則此文所載非懷王則頃襄王也而名皆不同又以十八世數之則當是頃襄然則相之名理不宜繆但史記或失之爾疑相傳寫為橫也 右集本

右秦祀巫咸神文今流俗謂之詛楚文者以其言

楚王熊相之罪也史記世家楚自成王以後王名有熊疑熊良夫熊商熊槐熊元而無熊相詛文言穆公與成王盟好而後云倍十八世之詛盟則秦自穆公十八世為惠文王也又按秦本紀與楚世家自楚平王娶婦於秦其後累世不以兵交至宣王熊良夫時秦始侵楚及惠文王時與楚懷王熊槐屢相攻伐則秦所詛者是懷王也但史記以為熊槐者失之爾槐相二字相近蓋傳寫之誤當從詛文石刻以相為正又有祀廟那湫文其文與此同今附于後熙寧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書

之采山秦篆遺文 集本

右秦篆遺文纔二十一字曰於父遠也如後嗣焉成
功盛德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其文與嶧山碑秦篆
刻石二世詔語同而字畫皆異惟泰山為真李斯篆
爾此遺者或云麻温故學士於登州海上得片木有
此文豈杜甫所謂棗木傳刻肥失真者邪

秦泰山刻石 一作書李斯篆後 集本

右秦二世詔李斯篆天下之事固有出於不幸者矣
苟有可以用於世者不必皆賢聖之作也蚩尤作五
兵紂作漆器不以二人之惡而廢萬世之利也小篆

之法出於秦李斯斯之相秦焚棄典籍遂欲滅先王
之法而獨以已之所作刻石而示萬世何哉按史記
秦始皇帝行幸天下凡六刻石及二世立又刻詔書
于其旁今皆亡矣獨泰山頂上二世此詔僅存數十
字爾今俗傳嶧山碑者史記不載又其字體差大不
類泰山存者其本出於徐鉉又有別本云出於夏竦
家者以今市人所鬻校之無異自唐封演已言嶧山
碑非真而杜甫直謂棗木傳刻爾皆不足貴也余友
江鄰幾謫官於秦符掌自至泰山頂上視秦所刻石
處云石頑不可鐫鑿不知當時何以刻也然而四面

皆無草木而野火不及故能若此之久而然風雨所剝其存者纔此數十字而已本鄰幾遺余也比今俗傳嶧山碑本特為真者爾

秦嶧山刻石

右秦嶧山碑者始皇帝東巡羣臣頌德之辭至二世時丞相李斯始以刻石今嶧山實無此碑而人家多有傳者各有所自來昔徐鉉在江南以小篆馳名鄭文寶其門人也嘗受學於鉉亦見稱於一時此本文寶云是鉉所摸文寶又言嘗親至嶧山訪秦碑莫獲以鉉所摸刻石於長安世多傳之余家集錄別藏

李斯所書數字尚存以較摸本則見真偽之

相遠也治平元年六月立秋日右真蹟

同前 一作秦二世詔

右嶧山秦二世刻石以泰山所刻較之字之存者頗多而磨滅尤甚其趙嬰楊樛姓名以史記考之乃微可辨其文曰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凡二十九字多於泰山存者而泰山之石又滅盛德二字其餘則同而嶧山字差小又不類泰山存者刻畫完好而附錄于此者古物難得兼資博覽爾蓋集錄成書後八

年得此于青州而附之熙寧元年秋九月六日書右
真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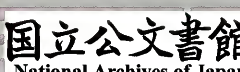
前漢二器銘 林華宮行鎰一歲月見 本文
蓮勺宮博山爐

劉原父帖

近又獲一銅器刻其側云林華觀行鎰重一斤十
四兩五鳳二年造第一今附墨本上呈

右林華宮行鎰銘一蓮勺宮銅博山爐下樂銘一皆
漢五鳳中造林華宮漢書不載宣帝本紀云困於蓮
勺鹵中注云縣也亦不云有宮蓋秦漢離宮別館不
可勝數非因事見之則史家不能備載也余所集錄

古文自周穆王以來莫不有之而獨無前漢時字求
之久而不獲每以為恨嘉祐中友人劉原甫出為永
豐守長安秦漢故都多古物奇器埋沒於荒基殿冢
往往為耕夫牧豎得之遂復傳於人間而原甫又雅
喜藏古器由此所獲頗多而以余方集古文故每以
其銘刻為遺既獲此二銘其後又得谷口銅甬銘乃
甘露中造由是始有前漢時字以足余之所闕而大
償其素願焉余所集錄既博而為日滋又求之亦勞
得於人者頗多而最後成余志者原甫也故特誌之
嘉祐八年歲在癸卯七月二十日書 右真蹟



前漢谷口銅甬銘 歲月見本文

右漢谷口銅甬原父在長安時得之其前銘云谷口
銅甬容十其下滅兩字始元四年左馮翊造其後銘
云谷口銅甬容十斗重四十斤甘露元年十月計掾
章平左馮翊府下滅一字原父以今權量校之容三
斗重十五斤始元甘露皆宣帝年號余所集錄千卷
前漢時文字惟此與林華行鐙蓮勺博山鑪槃銘爾
治平元年六月九日書 右真蹟

前漢鴈足鐙銘 此跋本與漢二器銘
銅甬銘共為一卷

裴如晦帖

煨項字謂周秦東漢往往有銘傳於世間獨西漢
無有王原叔言華州片瓦有元光字急使人購得
之乃好事者所為非漢字也侍坐語及公亦謂家
集所闕西漢字耳煨守丹陽日蘇氏者出古物有
銅甬足鐙制作精巧因辨其刻則黃龍元年所造
其言榮宮二史間未始概見遂摹之欲寄左右以
為集古錄之一事會悲苦不果昨偶開篋見之謹
以上獻亦聞原甫於秦中得西漢數器不知文字
與此類不煨再拜 治平元年十
二月十四日
後三年余出守亳社而裴如晦以疾卒于京師明年

原甫卒于南都二人皆年壯氣盛相次以歿而余獨
巋然而存也熙寧壬子四月

右真蹟

後漢西嶽華山廟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西嶽華山廟碑文字尚完可讀其述自漢以來
云高祖初興改秦淫祀太宗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
在諸侯者以時祠之孝武皇帝修封禪之禮巡省五
嶽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殿曰存僊殿門曰望僊門
中宗之世使者持節歲一禱而三祠後不承前至於
亡新瀆用丘虛建武之元事舉其中禮從其省但使
二千石歲時往祠嗚是以來百有餘年所立碑石文

字磨滅延熹四年弘農太守袁逢修廢起頓易碑
闕會遷京兆尹孫府君到歛若嘉業遵而成之孫府
君諱璆其大略如此所謂集靈宮者他書皆不見惟
見此碑則余之集錄不為無益矣治平元年閏五月
十六日書

右真蹟

後漢樊毅華嶽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樊毅華嶽碑云秦華之山削成四方其高五千
仞廣十里周禮職方氏華謂之西嶽祭視三公者以
能興雲雨產萬物通精氣有益於人則祀之故帝舜
受堯親自巡省暨夏殷周末之有改秦違其典壁遺

鄱池二世以亡漢祖應運禮遵陶唐祭則獲福亦世
克昌亡新滔逆鬼神不享建武之初彗掃頑凶光
和二年有漢元舅五侯之胄謝陽之孫曰樊府君諱毅
字仲德命守斯邦孟冬十月齋祠西嶽以傳窄狹不
足處尊卑廟舍舊久墻屋傾亞特部行事荀班縣令
先讜以漸補治此其事也又云功曹郭敏等遂刊玄
石銘勒鴻勳其字畫頗完其文彬彬可喜惟以周禮
職方氏為識方氏其字畫分明非訛缺疑當時周禮
之學自如此蓋識誌其義皆通也治平元年五月十
日書 右真蹟

同前

漢樊毅修華嶽廟碑云惟光
和元年歲在戊午名
曰咸池季冬己巳弘農太守河南樊君諱毅字仲德
下車之初恭肅神祀西嶽至尊詔書奉祠躬親自往
齋室逼窄法齋無所於是與令巴郡胸忍先讜圖議
繕故二年正月己卯興就刻茲碑號吏卒挾路據此
碑乃即時所立而太守生稱諱者何哉治平元年末
伏日書 右真蹟

後漢修西嶽廟復民賦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修西嶽廟復民賦碑云光
和二年十二月庚午

朔十三日壬午弘農太守臣毅頓首死罪上尚書臣
毅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按文書臣以去元年十一
月到官其十二月奉祠西嶽華山省視廟舍及齋衣
祭器率皆久遠有垢臣以神嶽至尊宜加恭肅輒遣
行事荀班與華陰令先儼以漸繕治成就之又曰儼
言縣當孔道加奉尊嶽一歲四祠養牲百日用穀粟
三千餘斛或有請雨齋禱役費兼倍小民不堪有饑
寒之窘違宗神之敬乞差諸賦復華下十里以內民
相田口臣輒聽盡力奉宣詔書思惟惠利增異復上
臣毅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漢家制

後漢北嶽碑

度今不復見惟余家集錄漢碑頗多故於磨滅之
時見一二而此碑粗完故錄其首尾以傳臣毅者撰
毅也右集本

後漢無極山神廟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無極山神廟碑文字磨滅斷續然尋繹次序其
可見者尚可成文云太常臣耽丞敏頓首上尚書
按文書男子常山蓋高上黨范遷為元氏三公神山
去年五月常山相巡詣山請雨山神即使高傳言白
國縣即與封龍靈山無極山共興雲雨常山相巡元
氏令王翊各以一白羊賽復使高與遷俱詣太常為
無極山神索法食臣疑高遷言不實輒移本國今常
山相巡書言郡督郵言無極山體可三里所立石為
碑長二丈五尺所山周匝二十餘里其三公封龍靈
山皆得法食乞令無極山比三山祠牲出王家以

證為信愚臣如巡言請少府給珪璧故事須報臣
愚頓首頓首上尚書制曰可尚書令忠奏雒陽宮
太常承書從事光和四年八月十七日丁酉尚書令
忠下太常耽丞敏下常山相其奏章如此其後遂言
造廟事而有銘其文多不載按漢奏章首尾皆言臣
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而此碑所載太常奏
章首尾不稱死罪而丞敏又不稱臣莫曉其制碑後
又列常山官屬云常山相南陽馮巡字季祖元氏令
王翊字元輔云治平元年四月二日書右真蹟

後漢桐栢廟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桐栢廟碑磨滅雖不甚而文字斷續粗可考次
蓋南陽太守修廟碑也其辭云延熹六年正月乙酉
南陽太守中山盧奴君奴下正闕一字當時其姓又
云尊神敬祀立廟桐栢春秋宗崇災異告變水旱請
求位比諸侯聖漢所尊太守奉祀二十餘年不復身
至遣丞行事簡略不敬明神弗歆災害以生五嶽四
瀆與天合德仲尼慎祭常若神在君準則大聖親之
桐栢來見廟祠崎嶇逼狹開拓神門立闕四望增廣
壇場又云執王以沉為民祈福靈祇報祐天地清和
其大意止於如此其後有頌亦可讀第不見太守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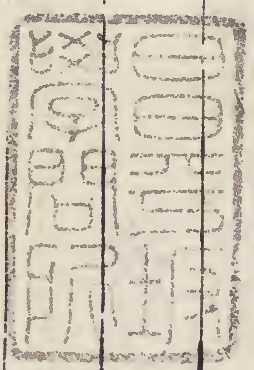
名爾然不著他事惟修廟祀神爾桐栢淮瀆廟也治

平元年六月十三日書 右真蹟

後漢殺阬君神祠碑 光和四年

右漢殺阬君神祠碑在鄭縣慶曆中樞密直學士施
君為陝西都轉運使為余模此本云碑文已磨滅初
不可辨以麩填其刻稍尋其點畫命工鐫治之乃可
讀漢碑今在者類多磨滅不完故斯碑歷歷可見也
惟裴曄姓名為鄉人鑿去矣殺阬所以畜洩水患據
碑文云自亡新以來廢之則前漢時已有之矣光和
中曄為鄭縣令始修復之事見水經及華州圖經殺

阮君祠今謂之五部神廟其像有石隄西戍樹谷五
樓先生東臺御史三翦將軍皆莫曉其義施君名曰
言今為涇原路安撫使右集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一百十

